

从序幕开始

附

转椅

人民文学出版社

45

7

从序幕开始

附：

转

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从序幕开始 附：转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8}$

1977年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08

定价 0.52 元

前 言

近年来，日本资产阶级文学在腐朽、颓废、没落、绝望的道路上徘徊。假革命、真背叛的修正主义文学也每况愈下，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日本进步文学在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的斗争中，有了发展。作家们深入工农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开展文学创作，写出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开始接触到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和重视。本书所选中田润一郎的《从序幕开始》和山本卓的《转椅》就是这样的两部中篇小说。

《从序幕开始》描写日本F乳业公司的青年工人渦卷研一在上午下班后，被公司派去搞奶温调查，直到夜里十点钟才回家。显然，这一天研一是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又出差加了六个小时的班，公司却只发给他出差补助费，而不发他加班费，克扣了他的工资。在公司里，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于是激起了研一等工人的不满，决心不再忍受这种剥削，过这种屈辱的生活。这时就爆发了一场为争取加班费的斗争。作者把要求生活福

利的经济斗争当作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的“序幕”来加以描写。随着经济斗争的蓬勃开展，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已在孕育中了，从而展示了工人运动的方向和前途。

《转椅》反映了日本国营铁路工人在垄断资本家残酷压榨下所开展的罢工斗争。作者在小说中描写青年工人们为受尽剥削的老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斗争，从而加强了新老工人的团结，共同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总罢工。工人们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更坚强地团结起来，迎接斗争的新高潮。小说以总罢工结尾，正展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这两部作品语言朴素，笔调清新，给人以真实感。

六十年代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加剧，社会危机加深，“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进步文学揭露了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修正主义黄色工会勾结垄断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甘心充当御用工具的反动本质；并且指出了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日本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日本进步文学新军突起，以战斗的姿态，冲击着日本资产阶级文学和

① 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修正主义文学的恶浪浊流，取得了初步的可喜的成就。

日本进步作家很重视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把这篇光辉著作所提出的原则作为他们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转椅》的作者山本卓曾发表谈话说：“我们决心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普遍真理，认真地同日本的文艺活动相结合，为日本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终生。”^①我们深信，“从序幕开始”的日本进步文学，一定会随着日本人民斗争的发展，逐步成长起来。它象一股革命的洪流，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它的前进。

北京市牛奶公司工人理论组

一九七六年十月

^① 见 1976 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

从 序 幕 开 始

〔日本〕中 田 润 一 郎

解放军某部 共 工译

中田潤一郎

そ の 序 曲 か ら

根据《流域》杂志第2号(1973年8月)翻译

涡卷研一在小学五年级放春假的时候，曾经去过那个名叫广濑的镇子。公共汽车咯达咯达的，也不知颠簸了多少个小时，才到达镇上。那已经是夜里了。

下着瓢泼大雨。雨点在仅有的一盏路灯的映照下，落在只有这一带才铺上柏油的路面上，水花溅起尺把高。

研一是被一个叫大崎的黑市商人雇去当小脚夫的。这兴许是因为带个小孩子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者是没有必要雇一个大人吧。

研一家里很穷。战后那阵子，贫困是普遍的现象。但在研一的记忆里，其中自己家好象特别穷。

被征去当兵的父亲活着回来了，虽然是喜事，但找不到工作。

在父亲当兵那段时间，母亲起初靠变卖东西过日子，慢慢地成了跑单帮的，战争结束后，就做起黑市买卖来了。通过黑市，买进些布袜子^①、火柴，有时也弄些糖精、

① 一种胶底布袜子，可以穿着下地干活。

香烟，换成大米、麦子、蔬菜，拿到街上出卖，就这样抚养着三个孩子。

就在这时，父亲回来了。他没有职业，就帮着母亲做生意。可是日子过得并不好。

上学的时候，姐姐、研一和弟弟三个人，把一张煎饼切成三份，装在饭盒里带去。

形形色色的买卖人和朝鲜人，带着一点点黑市货物，在他们家里进进出出。

大崎是初次来。他是个小眼睛、红脸膛的大汉。父亲让研一跟大崎见了面，说：“你跟这位大叔一起去，帮着拿行李，会给你零花钱的。”

第二天上午，研一提着箱子，也不知里面装的是什
么，就跟着大崎走了。

大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是问了问研一什么时候开学，并说了声当晚住在广濑，第二天再去六日市。广濑在哪一带呢？研一根本不知道。

公共汽车离开了国有公路以后，尽在山里穿行。峡谷有个小村落，那是不是广濑呢？刚这么一想，汽车又向巍峨的高山驶去。路很窄，树枝扫打着玻璃窗。汽车紧贴着光秃秃的山坡，呜呜地发出低沉的声音，吃劲地爬走着。就这样翻过一座山之后，眼下又是一片开阔的田园。那该是广濑了吧？但还不是。

大崎张大了镶着金牙的嘴，在车上一直酣睡着。

研一慢慢地觉得不安起来。他开始感到自己会不会受骗上当，被拐带到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去呢？这是不是在作恶梦呢？他只得竭力克服自己这种忧郁的心情。

乘客不多。双人座上只坐一个人，大家都背贴靠背，默默不语。

过一会儿，下起雨来了。一下就是倾盆大雨，而且雨势一直没有减弱。

雨声把大崎弄醒了。研一松了一口气。他想，这回大崎可能要对自己说些什么了。可是大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下雨了啊！”就又闭上了眼睛。

有一段路，樱树排列成行，绵延伸展。盛开的樱花被雨淋得湿湿的。这种情景，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天色黑下来后，才到广濑。下了车，身躯高大的大崎，夹起箱子，朝着旅店一溜烟跑去。

他们住在二楼的一间临街的屋子里。两人各自洗了个澡。大崎从箱子里把盒饭拿出来吃。饭菜装在木盒里，有红烧松鱼块、煎鸡蛋，还有一张甜咸的煎饼，平平地盖在饭上。在研一看来，这真是一顿丰盛的美餐。

两人坐在被炉边，默默地吃开了。吃完饭，大崎就出去了。他临走前说：“大叔可能要晚些回来，你让女茶房给铺好被子，要是困了，就先睡吧！”

一盏路灯竖在那儿，活象乡下演戏的舞台灯光一样。大雨不断地倾泻下来。这就是研一记忆中的广濑的情

景。

女茶房用盘子端着汽水来了。研一仍坐在被炉边凝望外边的雨景。

“少爷，怪孤单的吧！”女茶房说。

研一这还是头一回被人家叫作少爷。

“爸爸上哪儿去了？”她又问。

“不是我爸爸。”研一马上解释说，“他是我大叔。”

女茶房拔掉汽水瓶的塞子，迟疑了半晌。

“再等一会儿就给你铺被子吧。”她说就走了。

一辆公共汽车冒着雨从与研一来时相反的方向驶过来，在路灯前转了个弯，也不知驶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几个小时内唯一的动静。

大崎没有回来，研一独自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研一被大崎叫醒，又乘上了公共汽车。雨已经停了。这回大崎没有睡大觉。记不清又坐了多少久的汽车。大崎只要不睡就一个劲儿地抽烟。研一也许是因为大崎没有睡而放了心，这回就安详地从汽车里观赏起山坡上连绵不断的油菜地和小溪流水来了。

汽车在两旁只有寥寥几间房子的地方停了下来。路边有条小沟，清澈的水潺潺地流过。开市的那家是一幢两层楼的老房子。房子周围已经有十四、五个人站着。有的穿着土里土气的旧西服，有的戴着皮帽子，有的穿着军衣和马裤式的军裤。那家的前门一打开，人们就拥进

那宽敞的土间^①，登上通向二楼的宽阔的楼梯。

集市就开设在那家的楼上。

“五十圆，五十圆，五十圆！”

一个人这么一叫唤，立即就有人喊“六十圆”，就这样叫价越来越高，货品就落到出高价的人手里。已经定下了买主的货品被扔进篓里，再用墨写上名签，扔在里面。

大崎自己拿的两只箱子和让研一拿的一只箱子里，装的是女孩子穿的红毛衣和毛裤。只在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摆商品，从周围挤进身来的人们发出了赞叹声，摸了摸红毛衣。叫卖开始了。

大崎不肯轻易点头。每逢有人定价，他就苦笑着说：“不行啊！”

他一边说，一边假装把拿出去的货品又收回来。经过几次来回，大崎才点了点头。这时，他张大了嘴，乐得金牙全都露了出来。

集市收场以后，大崎把厚厚的一叠钞票塞进了灰色大衣的内兜里。这么一来，大崎可高兴了。

离吃午饭的时间还稍早一点，他领着研一穿街过巷，来到了通行汽车的大街后面的一条街上，走进了唯一的——一家面铺。

他对研一说，爱吃什么都行。说是吃什么都行，其实

^① 日本式房子，正门里面铺上水泥或泥土的地方叫作土间。

也只有面条。研一和大崎在一张摆在水泥地上的桌旁面对面地坐下。吃面条的时候，研一回味着打昨天起自己都吃过哪些东西。面条真好吃。他想起了姐姐和弟弟，回家后，细细地谈起来，不知他们该多么羡慕啊！

从面铺里出来，又回到开市的那家门前。商人们都各自把东西放在一旁，站的站，蹲的蹲，在沟边等车。他们的目光都显得挺锐利。

汽车抄另一条路开到了山阳干线的T站。天空放晴了。汽车紧贴山坡行驶，透过车窗望去，油菜地还残留着一片青绿色。

回去的路上，与昨天那种彷徨不安的心情相比，研一几乎可以说是沉浸在幸福之中。

大崎是近江的商人，住在Y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商人家里。研一家也住在Y市。

他把研一领到那里，在信封里装了二百圆，递给研一，说是脚钱。

研一回到家里，把钱拿给父亲看。

“大崎叔就给这么一点吗？”父亲用责备的口气问道。

研一说，只给了这么一点。

父亲对母亲说了声“只够一天的工钱”，就把钱给了研一：“是你挣来的钱，买点你想要的东西吧！”

只比研一大一岁的姐姐和上小学二年级的弟弟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姐弟三人马上上街去了。研一买了一本

吉川英治^①的《龙虎八天狗》，给弟弟买了一只笛子。给姐姐买了什么，他已经记不得了。

“再买点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吧！”姐姐说。

“我吃了很多东西，看了很好的风景，够了。”

研一记得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公司发出了去广濑的出差通知。在Y地，一说出差，那是赚钱的事。尤其在这个市镇上，县衙门、市公所以及其他官厅很多。预算一有富裕，就借实习啦，视察啦等等名义出差。因此，在这个镇上，出差越多就越显得了不起。说穿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出差外宿一两天，能多挣一点出差费，也就很难得了。这也显出了没有象样工业的Y市的贫困。

可是，在渦卷研一工作的F乳业公司Y工厂，情况却大不相同。

普通的下层工作人员出差，大都要吃亏。因此，一般都讨厌出差。当天返回的差事，更是如此。

在F乳业公司，即使从工厂外出一个小时，也算出差办事，要发出差通知书。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内出差，还算不错。但从下午四点起出差的话，那就是下班以后了——因为这个厂子是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

^① 吉川英治(1892—1962)，日本资产阶级作家。

厂子里经常突然发出出差通知书。譬如说，要么是因为发错了货，让某人带着产品到附近的U市去换；要么是因为机器出了故障，产品出来晚了，没来得及发出去，让某人送到T市去，等等。

出差的规定是：一百五十公里以上，或在五个小时以上，一天发给三百圆津贴。如果从下班后的四点开始，因公出差两小时，也一个钱都不给。

干了一段时间的活，分文不给，岂不奇怪。但公司和工会订的劳动合同，却对出差做了这样的规定。工人们尽管不满，也只好认了。

研一被通知出差，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开始的。前一天就被告知去作奶温调查。一打听到哪里去，说是乘以广濑为终点的那条线路的车去。

正好是盂兰盆节^①，已经约好要姐姐带着孩子来的。

从下午开始，坐包运厂的卡车，到将近十家经销店转一圈，怎么也得搞到九、十点钟。多讨厌啊！研一这么想，但又不好推脱。

广濑这个市镇的名字，还能稍许使研一心里高兴一点。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无意中又清楚地重现了。

在出差通知书上盖印交还，就表示接受了任务。研一回到家里，把出差的事告诉了妻子民子。

^① 即中元节，阳历7月15日。

接着，他又谈到小学五年级时，被黑市商人雇用，去过那个市镇的事。

“这件事，你还是头一回告诉我哩！”民子说，接着又补上一句：“你从小各种活儿都干过啊！”

盛夏的牛奶厂，特别是洗瓶车间，有一股怪味儿。

那是因为到县内各地送货的车子，回来时回收了空奶瓶，几千箱地堆放在活动平板上，瓶底积留的牛奶腐败发臭的关系。但在厂里工作了十多年，也就不觉得有味儿了。那股味儿已经沾染在身上了。

早晨作完了安全体操，一往传送带上放瓶子，马上就直淌汗珠。用装有四十根铁爪子的吊机，把正在箱式传送带上流动的、并且还在箱子里装着的空瓶子牢牢地夹住，转移到另一条空档小的传送带上。接着，瓶子自动地从传送带上流动过去，每次往方格的铁篓子里装进二十瓶，经过水洗槽、洗剂槽、消毒杀菌槽等工序，进行洗涤。

这个车间，五六年前还有十来个人，现在只剩三个人了。人工操作的工序逐渐地换上了机器，人也就逐渐地减少了。就连这三个人，迟早也有可能减成两个人。

三个人中，两个手持瓶起子（也叫瓶塞拔子），把瓶里的杂物、纸屑以及其他东西除掉后，放在箱式传送带上；另一个照顾机器的运转，并注意不让传送带上的瓶子倒翻。